韓愈、孟郊的汴州記憶

——《城南聯句》“惟昔集 嘉詠”章箋證*

孫羽津

提 要

文章通過比訂《城南聯句》舊注章旨，對《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提出新的闡釋：此章並非“一味排空生造”，而是通過追憶韓愈與孟郊、孟郊與陸長源之交遊唱酬，寄寓了世事無常之慨，飽含著韓愈、孟郊於唐德宗貞元年間在汴州的詩心與別愁。《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所寄寓的汴州記憶，又與《城南聯句》卒章所鋪敘的陽山之貶相互呼應，充分呈現出作者的處世心態。藉此，不難窺見韓愈、孟郊變革聯句詩體之功。

關鍵詞：《城南聯句》 韓愈 孟郊 陸長源 汴州

《城南聯句》是韓孟詩派的一篇奇作。此詩以奇險的文字、工巧的描摹、紛繁的結構，記敘了韓愈、孟郊在元和元年（806）遊歷長安城南的所見、所憶、所感。對這首長達一千五百三十字

* 本文的撰寫，得到了業師劉石教授的悉心指導，並於2013年12月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中國的變革與繼承——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上，幸蒙葛曉音教授多所賜教，後又得到《人文中國學報》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批評指正，在此並致謝忱。

的聯句詩，後人褒貶不一。趙翼嘗批評道：

自古聯句，未有如此之冗者。以“城南”為題，景物繁富，本易填寫，則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層疊鋪叙，段落不分，則雖更增千百字，亦非難事，何必以多為貴哉！^[1]

朱彝尊也認為此詩“一味排空生造，不無牽強湊泊之失”，而究其源流，“此詩鋪叙結構，全模《子虛》、《兩都》等賦”^[2]。《城南聯句》既取法於漢賦的“鋪叙結構”，那麼在如此繁冗的“鋪叙結構”裏，是否也有漢賦“抒下情”^[3]之類的寄寓呢？筆者認為，此詩並非如前人所說“一味排空生造”，而是在現實景物的鋪叙之中，映襯出作者貞元年間的交遊記憶，進而抒發一己之懷抱^[4]。《城南聯句》的這一特點，集中體現於“惟昔集嘉詠”一章中，以下試從詩歌舊注入手闡釋之。

一、《城南聯句》舊注章旨比訂

雖然趙翼認為此詩“層疊鋪叙，段落不分”，而歷代不乏欲明其章節段落者。宋人文謙、韓醇注中已詳，清人王元啓又斟酌韓注，更臻精當。從全詩開篇至“風期誰復賡”句，王元啓共分三章，章旨如下：

1. “（韓醇）曰：泛言城南景物之盛。”

原詩：竹影金瑣碎……靛妖藤索絢。

2. “（韓醇）曰：言郊墟宅墅之古廢。”其語皆是。

原詩：荒學五六卷_郊，古藏四三塋。里儒拳足拜_愈，土怪閃眸偵。蹄道補復破_郊，絲窠埽還成。暮堂蝙蝠沸_愈，破竈伊威盈。追此訊前主_郊，答云皆冢卿。……白蛾飛舞地_愈，幽蠹落書棚。

3. 言昔人吟詠之工，並及酒食聲妓之美。

原詩：惟昔集嘉詠_郊，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_愈，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_郊，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_愈，嶽力雷車轟。大句幹玄造_郊，高言軋霄崢。芒端轉寒燠_愈，神助溢盃觥。巨細各乘運_郊，湍瀾亦騰聲。凌花咀粉蘂_愈，削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_郊，嬌辭哢雛鶯。酣歡雜弁珥_愈，繁價流金瓊。菡萏寫江調_郊，萎蕤綴藍瑛。庖霜膾玄鯽_愈，浙玉炊香粳。朝饌已百態_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_愈，冽唱凝餘晶。解魄不自主_郊，痺肌坐空暄。扳援賤蹊絕_愈，炫曜仙選更。叢巧競採笑_郊，駢鮮互探嬰。桑變忽蕪蔓_愈，樟栽浪登丁。霞鬪詎能極_郊，風期誰復賡。^[5]

全詩前兩章，實寫景致、人物，最為明晰。至第三章，轉以“惟昔集嘉詠”領起，由實入虛，舊注始有歧解，韓醇注原分兩章，王注以為不妥：

“湍瀾亦騰聲”下(韓醇)云“此已上言在昔詩人吟詠之工”。……然吾謂“惟昔集佳(嘉)詠”至“風期誰復賡”，當統為一節，言昔人吟詠之工，並及酒食聲妓之美。“風期”句正與“惟昔”句俯仰相應。韓於“風期”句下別注“已上言京師人士繁華之習”，分為二節，使前後呼應不靈，亦為非是。^[6]

王注強調了“惟昔集嘉詠”一章的整體性，誠為可貴，而言及段意，則籠統概括為“昔人吟詠之工，並及酒食聲妓之美”，未詳“昔人”所指。為王元啓忽略的文讜注，則有意坐實：

城南有于頔舊宅，韋庶人、太平公主等山莊。自此至“風期誰復賡”，皆感念追詠之也。^[7]

文注以為“昔人”即前章“答云皆冢卿”之“冢卿”^[8]，舉出了于頔，甚至追溯到韋庶人、太平公主等人。今稍加考察，即知文注不足為據。

文注以作者“感念追詠”的對象爲于頔，除韓愈《題于賓客莊》一詩外，更無他證。此詩專爲于頔城南莊園破敗不堪而發。據《舊唐書》本傳，于頔最早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1)授太子賓客^[9]，題目既爲《題于賓客莊》，作年不應早於元和八年(811)^[10]。而在韓孟作《城南聯句》的元和元年(806)，于頔方以藩帥入覲，受冊顯爵^[11]，絕非聯句所“感念追詠”者。此外，“惟昔集嘉詠”一章中又有“蜀雄李杜拔”的句子。由此易知，所謂“昔人”不得早於李白、杜甫，而文注所謂韋庶人、太平公主，更非此詩所詠對象。總之，文注提及的人物，雖符合“冢卿”的身份，但時間上與《城南聯句》所述並不吻合。

二、汴州的詩心與別愁——《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章箋證

韓愈、孟郊自德宗貞元八年(792)^[12]訂交以後，“各以事牽”^[13]，聚少離多。其間最堪追憶者，當屬貞元十三、十四年間(797—798)的汴州相會。其時，韓愈在汴州董晉幕中任職，孟郊亦赴汴投奔行軍司馬陸長源，二人暫時擺脫了困頓漂泊的生活，唱酬吟詠，深契詩心。到了憲宗元和元年(806)，韓愈經歷陽山之貶後，幸得返京赴任，孟郊亦僑寓長安，二人創作了大量聯句作品。這些作品多從目下情景起筆，進而表現對往昔的追憶與重逢的感慨。其中，上文所錄《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即展現了貞元十三、十四年間，韓孟等人在汴前後的詩心與別愁。從具體層次上看，“惟昔集嘉詠”至“春醪又千名”爲前半節，鋪叙汴州嘉詠及宴飲，“哀匏蹙駛景”至“風期誰復賡”爲後半節，由歡宴而發哀歎，展現了韓孟的惆悵心情。

(一) 汴州嘉詠及宴飲

“惟昔集嘉詠”一節所鋪叙的昔年嘉詠，與韓、孟等人的汴

州詩作多相吻合：一是《城南聯句》所謂“大句幹玄造”的奇崛詩作，二是所謂“菡萏寫江調”的清麗詩作。

先從第一類看，韓愈、孟郊、李翱《遠遊聯句》一詩，即與《城南聯句》所記“大句幹玄造，高言軋霄崢”的詩風相合。其時孟郊欲離汴南游，《遠遊聯句》在表達惜別之情的同時，更以“大句”、“高言”對楚地風物進行描述：

觀怪忽蕩漾，叩奇獨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漚。
我有一寸鈎，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_郊。魍魎暫出沒，蛟螭互蟠繆。昌言拜舜禹，舉颿凌斗牛。……馳深鼓利楫，趨險驚蜚輜。繫石沈靳尚，開弓射鵝毳。路暗執屏翳，波驚戮陽侯_愈。^[14]

這些奇崛的詩句，不僅是《城南聯句》“大句幹玄造，高言軋霄崢”的生動體現，更與《城南聯句》“窺奇摘海異，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兵”相吻合。試看孟郊“觀怪忽蕩漾”至“壯志鬱無抽”一段：“海”、“鯨”的造境，“怪”、“奇”的心理趨求，與“窺奇摘海異，恣韻激天鯨”相合；而“觀怪忽蕩漾，叩奇獨冥搜”，通過展現物象與內心的交感激蕩，凸顯了心神“蕩漾”而致“冥搜”的創作體驗，這與“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兵”相一致。“精神驅五兵”，不僅表現在孟郊“忽蕩漾”、“獨冥搜”的心理體驗上，同時體現於韓愈的創作實踐中。汴州時期的韓愈，對楚地風物僅有幼年隨兄嫂南遷時的零星記憶^[15]，卻能在《遠遊聯句》中應和十數聯，既有“魍魎暫出沒，蛟螭互蟠繆”，“馳深鼓利楫，趨險驚蜚輜”的奇詭想像，也有“懷糈饋賢屈，乘桴追聖丘”，“繫石沈靳尚，開弓射鵝毳”的典故運化，不得不說是“精神驅五兵”的創作實績。

此後，《城南聯句》之“蜀雄李杜拔，嶽力雷車轟”，並非實寫李白、杜甫，而是追憶韓孟在汴州相與唱和的情形。衆所周知，韓愈並尊李、杜，盛讚“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16]。不僅如

此,在汴州時韓愈還將自己和孟郊比附李、杜。韓愈汴州詩《醉留東野》開篇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17]詩中借李、杜“二人不相從”之事,謂韓、孟相會汴州不久便要分離,表達了韓愈對孟郊的惜別之情。反觀《城南聯句》“蜀雄李杜拔”,更將《醉留東野》之筆法省減一層,直以“李杜”代韓、孟,意謂韓、孟暫居汴州時,寫有數篇奇崛高蹈的唱酬之作,能如李、杜一樣卓拔挺出^[18]。這兩句詩不僅表現了韓、孟的詩風特徵,同時也讓人感受到二人的深厚友誼。

除了奇崛風格的詩作外,孟郊在汴期間還有一類清麗詩作,與《城南聯句》所謂“菡萏寫江調”相合。方崧卿《韓集舉正》曰:“東野本集喜用‘江調’字。”^[19]據孟郊《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然塔陸羽墳》“江調難再得,京塵徒滿躬”^[20]。可知,江調之作當始於孟郊早年參與湖州詩會時^[21]。孟郊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清麗雅致,在描摹江南景物的同時,表現了恬逸高潔之懷抱^[22]。此後,孟郊自湖州取解入京,仍念念不忘彼時的江南風物^[23]。直到貞元十四年(798),孟郊在汴所作的《遠遊聯句》中,除了前述奇崛詩句外,仍不乏清麗江調,如“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木,野蔬拾新柔”,“江生行既樂”,“鳥吟新得儔”等句。這些詩句,一方面展現了孟郊想像中離汴南遊的圖景,一方面也飽含了他對江南風物的美好回憶,寄託了與十餘年前相似的恬逸情懷。難怪韓愈在聯句中和以“懷糈饋賢屈,乘桴追聖丘”,“廣泛信縹緲,高行恣浮游”,真能解東野詩心。

孟郊在汴州之所以續寫江調,當與他所依附的陸長源有關。對於孟郊而言,陸長源的身份不僅是宣武軍行軍司馬,同時還是湖州詩會上的故友^[24]。舊時的江調詩心,因故友重逢而盈溢於筆端。孟郊汴州詩《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曰“翳翳桑柘墟,紛紛田里歡”,“嘉木偶良酌,芳音庇清彈”,“此外有餘暇,鋤

荒出幽蘭”。雖然詩中所表現的已非江南風物，而一以貫之的是與早年相同的恬逸情懷。陸長源的答詩與孟郊同調，讓我們感受到舊日江南詩友的真摯情誼，從“因隨白雲意，偶逐青羅居”，“餘清濯子衿，散彩還吾廬”，“褰幃蔭窗柳，汲井滋園蔬”，“愛君蔣生逕，且著茂陵書”等句中^[25]，可窺一斑。

與此同時，孟、陸二人更有一番以“菡萏”戲作“江調”的唱酬，他們化用了江南樂府民歌中採蓮曲的意象，互托在汴之情志。孟郊《樂府戲贈陸大夫十二丈三首》曰：

蓮子不可得，荷花生水中。猶勝道傍柳，無事蕩春風。
 綠萍與荷葉，同此一水中。風吹荷葉在，綠萍西復東。
 蓮葉未開時，苦心終日卷。春水徒蕩漾，荷花未開展。

陸長源《戲答》曰：

芙蓉初出水，菡萏露中花。風吹着枯木，無奈值空槎。^[26]

孟郊贈詩即以《城南聯句》所謂“嬌辭”出之，詩意不乏調侃與自嘲，以“道旁柳”、“綠萍”自比，謂己“天涯流浪，一如無根之浮萍”，以“荷花”喻稱陸長源，“謂陸有根柢”，“譽陸長源之老成持重，不肯隨波逐流”^[27]。而陸長源答詩沿襲了孟詩的意象，以荷花自比。“芙蓉”二句，自孟詩結句“荷花未開展”而來，轉寫荷花初放。“風吹”二句亦是自嘲，以荷花“着枯木”、“值空槎”自謂所依非主^[28]，言外之意是：孟郊以我有根柢，而我亦宦遊之人，前途未卜，無可稱道。由此可見，二詩緊緊圍繞“荷花”這一意象展開，各抒懷抱，與《城南聯句》“菡萏寫江調”最為吻合。

綜上可知，《城南聯句》所記昔人吟詠，並非憑空生造，亦非追憶城南“冢卿”。無論“大句斡玄造”，還是“菡萏寫江調”，都能與韓、孟或孟、陸的汴州詩作相互印證，寄寓著一段短暫而又

令人難忘的唱酬因緣。

在唱酬場景之後，還有兩聯描寫了宴飲場景，詩曰：“庖霜膾玄鯽，浙玉炊香粳。朝饌已百態，春醪又千名。”這樣的描述，符合韓、孟在汴期間較為優裕的生活境況。

赴汴以前，韓孟曾困居長安，屢有“每食舊貧”^[29]、“窮不自存”^[30]的悲歎。到貞元十二年(796)，韓愈入汴幕，一年後孟郊來投陸長源^[31]。由前引《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可見，陸為孟提供了田宅，使之不僅“二頃有餘食”，還有“嘉木偶良酌，芳音庇清彈”之樂，讓這位苦寒詩人的生活暫時安定下來。而韓愈是應故相董晉之辟，入幕任觀察推官。雖然推官品秩不高，但收入可觀。韓愈《與衛中行書》曰：

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32]

據學者推算，韓愈在觀察推官任上的月俸達三萬文，可以比美京官如郎中、員外郎等職^[33]。由此可見，韓、孟在汴州組織一場“庖霜膾玄鯽，浙玉炊香粳”的宴飲是不成問題的^[34]。正是由於韓、孟當時優裕的生活狀況，纔使得二人一改昔年困頓長安的苦寒之鳴，時或“大句斡玄造”，時或“菡萏寫江調”，彙集成了難得的汴州嘉詠。

(二) 汴州離別的前後

汴州歡聚沒有持續多久，孟郊便欲離汴遠遊。孟郊與韓愈一樣，常懷“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捨”^[35]之志向。雖然陸長源為他提供了青羅幽居，卻未能在仕途上有所助益，加之當時群小縱恣^[36]，最終孟郊決意離汴。《城南聯句》“哀匏蹙駛景”至“風期誰復賡”一節，即渲染了當時的別愁離緒，其詩曰：

哀匏蹙駛景^愈，冽唱凝餘晶。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曠。扳援賤蹊絕^愈，炫曜仙選更。叢巧競採笑^郊，駢鮮互採

嬰。桑變忽蕪蔓愈，樟裁浪登丁。霞鬪詎能極郊，風期誰復賡。

此節在鋪叙嘉詠、宴飲的場景之後，由歡宴而轉生哀調，寄寓遙深。“哀匏”四句描繪了宴餘將別的情境，以哀聲為背景，映襯出離別時內心的孤寂與悲傷。這樣的描寫，與孟郊汴州詩《與韓愈李翱張籍話別》極為相似，首四句曰：“朱絃奏離別，華燈少光輝。物色豈知異，人心顧將違。”^[37]此詩與《城南聯句》都是從離弦別調寫起，“凝餘晶”與“少光輝”同意，渲染了離別時的“物色”，再從外界“物色”轉寫內心的別愁，所謂“解魄”、“空瞳”都表現了在“人心顧將違”時的悵然若失。如此一致的細節刻畫，如此一致的描摹次序，不能不說韓、孟是有意識地在《城南聯句》中描述汴州離別的場景。

此後，《城南聯句》的鋪叙思路並未限定在汴州離別之際，而是上追韓愈赴汴前之落第，映襯韓、孟之不得志，下述韓、孟去汴後之軍亂，哀悼陸長源之死難，從汴州的別愁生發出時代背景下的命運悲慨。

韓愈先是從“痺肌坐空瞳”轉入“扳援賤蹊絕”，追憶赴汴入幕之緣由——累選不得官。所謂“扳援賤蹊絕”，即“三選於吏部卒無成”^[38]。這一情形，韓愈在《答崔立之書》中說得很明白。他對吏部選官考試非常鄙夷，認為所試皆“俳優者之辭”，但為衣食計、為家族計，不得不“懷慚”與選，結果“黜於中書”、為人耻笑^[39]。對此，韓愈常說自己“辱於再三”、“又為考官所辱”^[40]。《城南聯句》所謂“賤蹊”，即指用“俳優之辭”來求取“美仕”的途徑——吏部詮試；“扳援”指韓愈因“樂其名”、樂得“美仕”而屢次應試；“絕”指韓愈“黜於中書”，終不得官。孟郊深悉韓愈詩心，和以“炫曜仙選更”。衆所周知，唐人素重進士考試，稱“登科”為“登仙”，稱“進士榜”為“仙榜”或“仙籍”^[41]。進士及第尚稱“登仙”，更何況“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的吏部

詮試^[42]，可謂仙中選仙了。這裏，孟郊用“仙選”一詞，巧妙呼應了上句暗指的吏部詮試，與“賤蹊”形成了雙重對比。其一，己所賤者，人多貴之；其二，己欲扳援而累遭黜辱，人則炫耀而紛紛榮進。此後，孟郊更以“叢巧競採笑”進一步刻畫那些“實與華違”卻能炫耀榮進的“浮囂之徒”^[43]，為韓愈鳴不平。所謂“叢巧”，語出馮衍《顯志賦》“惡叢巧之亂世兮”^[44]，飽含了孟郊對“浮囂之徒”的譏諷。其後，韓愈和曰“駢鮮互探嬰”。所謂“駢鮮”，表面上有“駢列而媿其美好”^[45]之意，這裏上承“叢巧”而來，以刺“浮囂之徒”的“干謁為佞”^[46]、巧言令色之狀。句尾“嬰”字，雖有湊韻之嫌，亦非生造。《墨子·兼愛下》：“被甲嬰胄。”孫詒讓曰：“嬰，加也。”^[47]詩中的“互探嬰”，謂互探其所“嬰”——通過吏部詮試而加諸其身的“美名”、“美仕”。由此可見，“互探嬰”頗類後世所謂“彈冠相慶”，表現了韓愈對“浮囂之徒”的不滿^[48]。

以上兩聯所寓韓愈累選不得官的事實，一方面構成了其赴汴入幕的原因，一方面也是韓愈到汴州後一直念念不忘的心結。試看韓愈在汴所作的《復志賦》：

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49]

這裏，“欲奔走以及事”、“競乘時而附勢”等句，與《城南聯句》“扳援”諸句所指相同，通過追憶自己坎坷的求仕經歷，抒發了壯志難酬的慨歎。由此可見，韓愈在《城南聯句》描寫汴州離別場景後，轉而追述赴汴前事，看似突兀，實際上正是這段往事，直到韓愈入汴時仍難以釋懷。同時，在汴州離別這一場景下，

“扳援”兩聯的意義不僅在於展現韓愈落選之心結，更映襯出汴州群小縱恣、孟郊久不得官以致離汴遠遊的事實。從昔年韓愈落選、二人長安相別，到今日“東野不得官”^[50]、二人汴州相別，今之視昔，同一慨然。總之，“扳援”兩聯從往昔故事中吟出，在汴州離別的現實場景之下，更凸顯出韓、孟命途多舛的人生況味。

其後，“桑變忽蕪蔓，樟裁浪登丁”，“霞鬪詎能極，風期誰復賡”兩聯承襲了慨歎命運的基調。針對“樟裁”句，文謙曰：“言浮世生死無常也。”^[51]錢仲聯曰：“富貴之家，以樟為棺。”^[52]筆者認為，所謂“富貴之家”的“生死無常”，事實上是對陸長源死於汴州軍亂的悲歎。

汴州軍亂發生在貞元十五年(799)二月。其時，孟郊離開汴州不久，節度使董晉卒，韓愈護送其靈柩歸葬河中。恰在此時，汴州發生軍亂，知留後事的陸長源被殺^[53]。孟郊有《亂離》詩深悼之：

天下無義劍，中原多瘡痍。哀哀陸大夫，正直神反欺。……折羽不復飛，逝水不復歸。直松摧高柯，弱蔓將何依？朝為春日歡，夕為秋日悲。淚下無尺寸，紛紛天雨絲。積怨成疾疢，積恨成狂癡。怨草豈有邊？恨水豈有涯？怨恨馳我心，茫茫日何之？^[54]

在這首詩中，孟郊表現了對陸長源的敬重、惋惜乃至悲痛欲絕的心情。特別是“折羽”、“逝水”二句，與《城南聯句》“樟裁浪登丁”同一歎息，表現出對好友遽逝的悵惘與無奈。“朝為春日歡，夕為秋日悲”二句，意與“桑變忽蕪蔓”相類，一“朝”一“夕”更突出了“忽”字，意謂去歲尚在汴州相與唱酬，而今卻陰陽兩隔。自“淚下無尺寸”而下，字字血淚，可見孟、陸二人交誼之厚。此外，孟郊又有《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

會合一時哭，別離三斷腸。殘花不待風，春盡各飛揚。

權去收不得，悲來難自防。孤門清館夜，獨卧明月牀。忠直血白刃，道路聲蒼黃。食恩三千士，一旦爲豺狼。海島士皆直，夷門士非良。人心既不類，天道亦反常。自殺與彼殺，未知何者臧？^[55]

此詩先寫汴州聚散、憶韓愈、李翱，又轉寫汴州軍亂、哭陸長源，其結構與《城南聯句》極似。如，首六句寫汴州別愁，歡去悲來，與前述《城南聯句》由歡入悲的結構一致。又，“道路聲蒼黃”、“一旦爲豺狼”、“天道亦反常”等句，都表現出“桑變忽蕪蔓”相同的感慨，映襯出對陸長源被害的悲憤之情^[56]。

此外，從陸長源的職官和聲望來看，合乎“樟裁”的身份。沈欽韓引《後漢書·禮儀志》曰：“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57]今據兩《唐書》可知，陸長源死難之日，正當朝廷詔拜節度使之時。《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二月）乙酉，以行軍司馬陸長源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亳穎觀察等使。……是日汴州軍亂，殺陸長源……”^[58]《新唐書·陸長源傳》：“（陸長源）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59]陸長源不僅爲朝廷所重，士林亦以“天子股肱耳目”期之。白居易《哀二良文》曰：“大夫（謂陸長源），人之望也。……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60]由此可見，陸長源實爲朝廷倚重、士林仰望之臣，未想甫拜藩帥，便死於軍亂，以致“遠近嗟悵”。從這個角度來看，“樟裁浪登丁”不僅符合陸長源作爲“諸侯王”的身份，同時表現出對陸長源徒得節度之職^[61]、未能建功立業的深深惋惜。

汴州的菡萏江調，隨著陸長源的死而成爲絕唱；汴州的奇崛唱和，也隨著韓、孟二人的離別而一度消沉。於是，韓、孟在鋪叙汴州聚散的回憶之後，用“霞鬪詎能極，風期誰復賡”二句作結，抒發了人生聚散無常的命運悲慨^[62]，總括了汴州的詩心與別愁。

三、餘論：《城南聯句》所呈現的 內心世界與聯句詩體之變

正如本文開篇所引清人的評論，作為韓、孟奇險詩風代表的《城南聯句》，往往被劃入奇險詩作中不成功的一類。一般認為，《城南聯句》徒作繁縟之鋪叙、險怪之字句，忽視了內心世界的展現。實際上，在“惟昔集嘉詠”一章的往事追憶中，作者失意入幕、故友聚散之慨交雜其間，自鳴不平。此章之後又極寫門第簪纓、射獵郊祀、民居寺宇之繁盛^[63]，在都城紀盛的宏大鋪叙之中，形成了與冢卿廢宅的鮮明對比。在聯句結尾處，作者再次從都城紀盛的宏闊場景，過渡到對自身坎坷仕途的追憶上來：

奚必事遠覲_郊，無端逐羈僮。將身親魍魅_愈，浮迹侶鷗鶻。
腥味空莫屈_郊，天年徒羨彭。驚魂見蛇蚓_愈，觸嗅值蝦蟇。
幸得履中氣_郊，忝從拂天棖。歸私暫休暇_愈，驅明出庠鬻。
……始知樂名教_愈，何用苦拘擥。畢景任詩趣_郊，焉能守磴磴_愈。

從“無端逐羈僮”到“觸嗅值蝦蟇”，追憶了韓愈被貶陽山的經歷^[64]，其後以“幸得履中氣，忝從拂天棖”一聯，過渡到幸得返京的目下情境。從汴州到陽山再到詔任國博，當追憶的脈絡最終與當下場景拼合一處時，作者對一己命運的關照便自然歸入了在這個改元稱治的時代何以處世立身的思考，遂以“始知樂名教”四句收束全篇。

由此可見，在《城南聯句》繁複鋪叙、交互出對、字僻韻險的形式背後，作者始終關涉到自身顛沛坎壈的人生遭際，有意識地將複雜的思想情感寄寓其中。《城南聯句》的這一創作特點，不乏對聯句詩體的變革傾向。

一般認為，聯句詩雖然出現較早，但直到韓、孟聯句纔發展

成熟^[65]。論者往往從篇章形制、遣詞用韻等方面，肯定韓、孟聯句在詩體演進過程中的重要地位^[66]。事實上，除了韓、孟聯句卓爾不群的形式特徵外，從《城南聯句》寄寓興會的角度能夠進一步窺見韓、孟變革詩體之功。從創作方式上看，前人多以“如出一手”的工巧形制，來推測韓、孟在創作聯句之前應是“預定聲價”^[67]、“商量定篇法”^[68]。如果從《城南聯句》寄託諷興的角度分析，則更能印證這種推測。“惟昔集嘉詠”一章寄寓了多重往昔記憶，特別是諸如“扳援賤蹊絕，炫曜仙選更”，“桑變忽蕪蔓，樟裁浪登丁”之類的句子，應對工整已屬不易，更何況寄寓之事完全一致，感情基調如此吻合，很難想像韓、孟二人在遞為聯句之前沒有進行商量溝通。由此甚至可以推斷，在聯句初步完成之後，作者亦當有一番潤色修改的過程^[69]。正是由於“商量”、“潤色”的創作方式，確保了《城南聯句》在主題表現上得以擴展深化。反觀以往聯句詩，多是即席唱酬、因遊賦景的遊戲之作，創作上的即興與隨意，加之作者才力、趣味的差別，使得聯句詩所表現的主題往往流於淺表。相比之下，《城南聯句》並不滿足於即目所見之景，而是通過都城風物與個體記憶的交互鋪敘，構成了歷史與現實、時代與個人的對話，深入展現了作者的內心世界，從而擴展了聯句詩的表現空間。

總而言之，《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不僅反映了韓愈、孟郊在汴州的交遊往事，同時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體認作者在整首聯句中所呈現的內心世界，把握作者變革聯句詩體的努力方向。雖然《城南聯句》存在著韓孟詩派一貫因言害意的奧衍習氣，但也應看到《城南聯句》突破了聯句詩作為唱和遊戲的單一屬性，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時同座”^[70]的局限，避免了聯句創作過程中“各自為戰、不相統屬”^[71]的痼疾，從而推動聯句詩體走向了成熟。

(作者：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注釋：

- [1] 趙翼：《甌北詩話》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31頁。
- [2] 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八，清道光十六年膺德堂本。
- [3] 班固：《兩都賦序》，見《文選》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頁。
- [4] 韓愈《送孟東野序》曰：“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見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52頁。筆者以為，韓、孟將都城紀盛與一己懷抱同寓詩中，才有此宏篇傑構。這類似於《兩都賦序》所謂“抒下情”和“宣上德”兩個方面。
- [5] 以上引文，引號內為王元啓引韓醇注，引號外為王元啓注。（見王元啓《讀韓記疑》卷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7、498頁）本文所引《城南聯句》，均據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81—485頁，後文不再一一出注。
- [6] 王元啓：《讀韓記疑》卷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10冊，第497頁。
- [7] 《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八，《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0頁。此注又為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所取，見《韓愈全集校注》第二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037頁。
- [8] 細考文謙注的具體位置，在原詩第二章“蹄道補復破”句後。由此可見，文謙以“蹄道補復破”至“風期誰復賡”為一段，以“惟昔”為追憶城南“冢卿”之昔。
- [9] 《舊唐書·于頔傳》：“（元和八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十三年，頔求表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為太子賓客。”見《舊唐書》卷一五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31頁。又，本卷《校勘記》曰：“‘改授太子賓客’，《新書》卷一七二《于頔傳》作‘拜戶部尚書’。”
- [10] 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以此詩“是元和十三年後作”，見徐敏霞校輯：《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77頁。
- [11] 詳見《舊唐書》卷一五六，第4130頁。
- [12] 據張清華：《韓愈年譜彙證》，《韓學研究》下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9頁。

- [13] 韓愈：《與孟東野書》，《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册，第206頁。
- [14] 此詩作於貞元十四年，孟郊欲離汴南遊。本文所引《遠遊聯句》一詩，均據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第45、46頁，後文不再一一出注。
- [15] 據張清華《韓愈年譜彙證》（《韓學研究》下冊，第18頁），韓愈僅在十歲時（大曆十二年），隨長兄韓會流徙嶺南，途中當經過楚湘一帶。此後至貞元十四年，或未再至楚地。因此，韓愈在《遠遊聯句》中對楚地風物的描述，僅有零星的童年記憶可以憑藉。
- [16] 韓愈：《調張籍》，《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九，第989頁。
- [17]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一，第58頁。錢仲聯將《遠遊聯句》、《醉留東野》同繫於貞元十四年春在汴州時作。
- [18] 王十朋曰：“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如何復躡子蹤？’某初疑退之言為誇，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怪，其筆力略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復躡之語為非過。”（見王十朋：《送喻叔奇尉廣德序》，《王十朋全集》卷二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61頁）按，今存諸宋本《昌黎先生集》，聯句詩獨成一卷，次於包括《醉留東野》在內的古詩之後，而《城南聯句》往往冠諸聯句卷首。由此可知，王十朋所謂“及觀《城南》諸聯句”，當指包括《遠遊聯句》在內的聯句詩卷。王氏僅從審美感受出發將《城南聯句》與汴州詩作聯繫起來，雖未詳論，亦不失為洞見。
- [19] 劉真倫：《韓集舉正彙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35頁。
- [20]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卷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第384頁。
- [21] 據賈晉華《華忱之〈孟郊年譜〉訂補》（見《唐代文學研究》第四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18頁），孟郊參與皎然等人的湖州詩會，在建中、貞元之交。
- [22] 孟郊：《答畫上人止讒作》、《同畫上人送郭秀才江南尋兄弟》、《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等詩可證。
- [23] 孟郊：《湖州取解述情》、《逢江南故畫上人會中鄭方回》等詩可證。
- [24] 據賈晉華《華忱之〈孟郊年譜〉訂補》，《唐代文學研究》第四輯，第219頁。
- [25] 以上所引孟、陸二詩，見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卷五，第227—229頁。

- [26]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卷二，第 67、69 頁。
- [27] 同上書，第 68 頁。
- [28] 這裏，“枯木”暗指幕主董晉。此詩所暗寓的陸、董關係及陸長源在汴州時的心態，筆者擬另撰文論述之。
- [29] 孟郊：《長安羈旅行》，《孟郊詩集校注》卷一，第 4 頁。
- [30]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韓昌黎文集注釋》下冊，第 284 頁。
- [31] 華忱之：《孟郊年譜》，《孟郊詩集校注》附錄，第 557、558 頁。
- [32] 韓愈：《與衛中行書》，《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冊，第 288 頁。
- [33] 關於韓愈在汴時期的收入情況，見黃正建《韓愈日常生活研究》，《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255—256 頁，並見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276、279 頁。
- [34] 另據華林甫《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一文（載《中國農史》1992 年第 2 期），汴州是唐代北方的水稻主產區之一。因此，在汴州“浙玉炊香粳”符合客觀情況。
- [35] 孟郊：《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坐主呂侍郎》，《孟郊詩集校注》卷六，第 285 頁。
- [36] 《舊唐書·陸長源傳》：“判官楊凝、孟叔度縱恣淫濁，衆情共怒。”（見《舊唐書》卷一四五，第 3937 頁）韓愈在汴州作《復志賦》曰“嫉貪佞之洿濁”（見《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冊，第 9 頁），孟郊《汴州別韓愈》謂“汴水繞曲流，野桑無直柯”，又囑韓愈“但爲君子心”（見《孟郊詩集校注》卷八，第 399 頁），皆可證。
- [37]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卷八，第 397 頁。
- [38] 韓愈：《上宰相書》，《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冊，第 234 頁。
- [39] 韓愈：《答崔立之書》，《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冊，第 250、251 頁。
- [40] 韓愈：《答侯繼書》，《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冊，第 246 頁。
- [41] 吳在慶：《韓偓若干詩歌解讀繫年辨釋》，《聽濤齋中古文史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11 年，第 385 頁。此外，孟集中亦不乏以“仙”字喻登科的詩句，如《和薛先輩送獨孤秀才上都赴嘉會》“仙謠天上貴”（見《孟郊詩集校注》卷八，第 370 頁），《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仰企碧霞仙”（見《孟郊詩集校注》卷一，第 25 頁）。
- [42] 吳宗國曾詳細論述了博學宏詞科對進士及第者迅速升遷的重要意義，詳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第五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99—

102 頁。

- [43] 韓愈：《上考功崔虞部書》，《韓昌黎文集注釋》下冊，第 466 頁。
- [44]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五，第 502 頁。此條實為錢氏所補，而略“補釋”二字，以致晚出注本將此條誤入方成珪注。又，錢氏僅出此注，未申其說。
- [45] 童第德：《韓集校註》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22 頁。按，此解言之有據，唯其引申為宴飲女子之事，則與詩境不符。
- [46] 韓愈：《上考功崔虞部書》，《韓昌黎文集注釋》下冊，第 468 頁。
- [47] 孫詒讓：《墨子閒詁》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第 117 頁。
- [48] 此句當結合本章詩旨進行詮釋，舊注或謂“嬰兒窺客之狀”，或謂“貴家婦女誇耀富有”，紛繁曲解，難以信從。
- [49] 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上冊，第 7、8 頁。
- [50] 韓愈：《醉留東野》，《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第 58、59 頁。
- [51] 《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八，《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9 冊，第 502 頁。
- [52]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五，第 503 頁。
- [53] 《舊唐書·董晉傳》：“晉十五年二月卒。……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見《舊唐書》卷一四五，第 3937 頁）《新唐書·陸長源傳》：“晉卒，長源總知留後事。……長源性剛不適應，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見《新唐書》卷一五一，第 4822 頁）
- [54]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卷三，第 107 頁。
- [55]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卷七，第 315 頁。
- [56] 除了孟詩，韓愈《汴州亂二首》也表達了對陸長源的哀歎之情，詳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一，第 72—73 頁。
- [57] 沈欽韓：《韓集補注》，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本。
- [58] 《舊唐書》卷一三，第 389 頁。
- [59] 《新唐書》卷一五一，第 4822 頁。
- [60] 謝思焯：《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119—120 頁。
- [61] 錢仲聯曰：“詩用‘浪’字以致慨。浪，徒也。”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五，第 503 頁。

- [62] 韓愈因軍亂離開汴州後，有不少詩作都抒發了這種情感，可謂“霞鬪”、“風期”句意之擴寫，如《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詳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一，第84—85頁。
- [63] 王元啓：《讀韓記疑》卷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10冊，第497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都城風物的刻畫描摹，無不流露著對改元新政的由衷讚頌，乃至對王朝中興的無限憧憬，特別是“蔬甲喜鄰舍，田毛樂寬征”，“訐謔壯締始，輔弼登階清”，“德孕厚生植，恩熙完別剝”，“利養積餘健，孝思事嚴禘”之類的句子，最為直接地表達了作者的這種情感。
- [64] 見《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八王儁補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9冊，第506頁。
- [65]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57頁。
- [66] 詳見閻琦、周敏：《韓昌黎文學傳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89—294頁；鞏本棟：《論韓、孟聯句》，見吳承學、何詩海編：《中國文體學與文史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157—159頁。
- [67] 趙翼：《甌北詩話》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29、31頁。
- [68] 朱彝尊批語，見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八，清道光十六年膺德堂本。
- [69] 關於韓、孟聯句的潤色問題，宋代以來便爭論不休。在這個問題的論辯中，前人的興趣多集中在韓、孟才力高下的問題上，爭論的焦點在於是韓潤色孟、還是孟潤色韓。雖然這樣的爭論終因審美好尚之異而無法得到統一，但諸家認為聯句經過“潤色”——這一爭論的出發點卻是一致的，這對於深入探討韓、孟聯句的創作追求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意見。有關宋人的具體論述，詳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44、2895、3422頁。
- [70]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6頁。
- [71] 同上書，第135頁。

Han Yu and Meng Jiao's Memory of Bianzhou: Critical Commentaries on the Chapter on "Fine Verses Written at a Gathering in the Past" in *Linked Verses of South of the City-walls*

Sun Yujin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this essay presents a new view on the main theme of the chapter "Fine Verses Written at a Gathering in the Past" in *Linked Verses of South of the City-walls*. The content of this chapter is nota product of "mechanical crafts from pure imagination." Rather, through the remembrance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poetry exchange between Han Yu (768 - 824) and Meng Jiao (751 - 815), and those between Meng Jiao and Lu Zhangyuan (d. 799), the verses express sighs on the impermanence of the human world as well as Han and Meng's poetic discourses on grievances over separation when they were both in Bianzhou during the Zhenyuan reign-period (785 - 805). The memory of Bianzhou in "Fine Verses Written at a Gathering in the Past" corresponds with the relegation to Yangshan mentioned in the last stanza of the *Linked Verses of South of the City-walls*. They both reflect the poets' attitudes towards life. The discussion in this essay outlines Han and

Meng's contribution to the reform of linked verse.

Keywords: *Linked Verses of South of the City-walls*, Han Yu, Meng Jiao, Lu Zhaoyuan, Bianzhou